


陈十三 原著
令狐小样 改编

玄门大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陈十三 原著
令狐小样 改编

玄门大师

卷一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玄门大师:全2册 / 陈十三, 令狐小样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399-9996-8

I. ①玄… II. ①陈… ②令…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4657号

书 名	玄门大师
作 者	陈十三 令狐小样
责任编辑	邹晓燕 黄孝阳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毫米 1/16
印 张	33.5
字 数	630千字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996-8
定 价	59.80元

目 录

序 章	太初净世	001
第 一 章	卖水小孩	006
第 二 章	风月山城	014
第 三 章	勇闯桃花阵	022
第 四 章	三尺阵中阵	030
第 五 章	树洞	038
第 六 章	千年道行一朝散	046
第 七 章	异变幽灵异乡	054
第 八 章	魔劫成道大阵	062
第 九 章	仙道术大赛	070
第 十 章	魔狼	078
第十一章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086
第十二章	出局	094
第十三章	逍遥门	102
第十四章	灭妖游戏	110

第十五章	涌冰泉	118
第十六章	危机四伏	126
第十七章	如影随形	134
第十八章	捕妖捉影	141
第十九章	三清剑阵	148
第二十章	受罚	156
第二十一章	紫琉璃	164
第二十二章	六转合气丹	172
第二十三章	二清剑阵	180
第二十四章	请盟主赐教	188
第二十五章	第一件元始圣甲	196
第二十六章	九尾妖狐	204
第二十七章	杀狐专用三清剑阵	212
第二十八章	古墓禁制	220
第二十九章	怒水剑	228
第三十章	万木金丹	236
第三十一章	天道不公	244
第三十二章	别有洞天	252

序章 太初净世

昏暗的夕阳沉甸甸地垂在山脉间，它散射的光像鲜血一样慢慢晕染着天空，荒林中的枯树一棵棵扭曲着伸展焦黑的枝丫，寂静，四周满是无法承载的寂静。

不知何时，荒林中传来了匆忙的脚步声，一双混合着泥土、草屑以及数不清伤痕的小脚出现在荒林洒满枯枝败叶的土地上。

那是一个七八岁左右、衣衫褴褛的小姑娘，背上还背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她一路跌跌撞撞好似体力不支，却一步都不敢停下来，颤抖的小嘴“哼哧哼哧”大口地呼吸着，残阳泛出的血红光芒映照出那张小脸上的惊恐和茫然，好像除了一直跑下去，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一样。

脑海里有一个声音不停地在回荡着：跑！跑！不要停下来！不要停下来！

眼前不知不觉蒙上了一层雾气，耳边依然是无数人凄厉的惨叫声，红艳艳的火光冲天而起，怪物尖利刺耳的笑声，扭曲着青筋的爪子，空荡荡滴着血的破洞胸口，挂在獠牙上残破不堪的血肉……

她狠狠地闭上双眼，跑，不能停，她跑过了无数的村庄，穿过无数枯骨尸体，只有不停地跑下去，不停地跑下去，才可能活下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尖细的像婴孩一样的笑声：“咯咯咯，抓到了。”

背后一松，小女孩惊骇万分地转过头，不知何时身后出现了一只灰毛怪兽，它滚动着泛着绿光的眼眸，贪婪地嗅着爪中的小男孩，新鲜的人肉，芳香的血液，仅仅只是闻一闻就口水泛滥。怪兽激动得浑身颤抖：“好香好香！”

小女孩害怕得手脚都忍不住发抖，因恐惧而放大的瞳孔里，那灰毛怪兽用爪子捏着男孩的头提了起来。然后，那爪子一松，男孩立即掉入了那大张着，还流着黏液的血盆大口中，喉咙一滚“咕咚”一声就吞了下去。

“不！”她忘了害怕，冲了过去，小拳头疯狂地砸在灰毛怪兽的腿上，“吐出来！吐出来！”

还在享受美味的灰毛怪兽不耐烦地飞起一脚，“啊——”的一声，小女孩被它端上了如血一般的空中。突然间，从地面掠起的巨大黑影好似遮住了半边的天空一般，那黑影冲着空中的小女孩张开大口，瞬间，小女孩就被吞没。

轰隆隆，伴随着大地的震动，黑影急剧往地底收缩，很快融入这荒林的地面中。

灰毛怪兽仰着脑袋，绿瞳中满是骇然之色，是乌风蛇妖！

乌风蛇妖既已到此处，九位妖尊带领的群妖大军想必距此不远了，众妖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更别说是个生人了。

它不过是只专业捡漏的小妖，根本不够资格列入大军之中，还是快快离开到别处捕捉人类来玩才是，统领人间的大计还是由妖尊们来完成吧。

哪里知道它刚化出一阵腥臭的妖风裹了身形准备离去，却突然听到从天空深处传来一声“哼”，这哼声冰凉刺骨，直刺元神，疼得它直接从空中栽到了地面上。

寂静的天空中突然射出无数道金光，金光所到之处，弥漫在林中的黑色妖气顿时化作一片虚无。灰毛怪兽惊骇无比，刚想要逃脱就有一道金光落在身上，妖身瞬间就在金光中消失殆尽，只留下半声呜咽的惨叫。

天空中无数道金光与地面形成一道道光柱，光柱中一个个威严肃穆穿着银甲圣衣的天兵显现出来，而正前方的光柱中缓缓出现一名双目微闭，身穿金色琉璃铠甲，手持三尖两刃枪的身影。蓦地，那双眼睛霍然张开，好似寒星一般的银眸俯视满是死气枯骨的人间。这一眼，天地之间的气息为之一凝，好似有无穷的威严从他身上散发出来，日月星辰都停止了流转，不敢动弹半分。

大地震颤，无数黑气纠缠着从裂缝中泛出，化作一条墨色巨蛇贴在地面上痛苦地扭动着身躯。

就听得一声“斩”，一道银色的流光从天而降，那墨黑巨蛇的蛇头竟然被一支银箭钉死在地面上，紧接着“嘭”的一声，墨黑巨蛇化为虚无，无数黑气尽数散去。

那天神漠然地望着没有了生气的苍茫大地，耳边却是无数人的惨叫和妖魔们肆虐嚣张的笑声。这是世间的浩劫，也是上天的浩劫。

“妖物肆虐，残害苍生，今我等替天行道，尽诛妖邪！”

“得令！”

至此，一场惊天动地的仙妖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这一战，各路神兵抖出神通惹得天地为之变色，妖魔鬼怪施展邪法使得日月黯淡无光，无数天兵与妖魔不分昼夜混战在一起，金光刺目，妖气冲天，山崩地裂，颠倒乾坤。

“杨戬！吾等敬尔天神之尊，不想与尔缠斗，尔却苦苦相逼，屠吾妖子妖孙，是何道理？”九位妖尊矗立在翻腾的黑云之上，其中一名身穿青铜铠甲，手持金乌双锤的妖尊怒不可遏，指着那位天神怒道，“万古以前，以妖为尊，这世间本该该吾等妖族统治，尔等天界未免也管得太宽了！”

杨戬漠然地看着对方在黑云上怒发冲冠，却见他光洁的额际银光流动，额头上法目张开，一道银光由法目射出。

方才还在黑云上蹦跶来去的妖尊只感觉一道银光穿胸而过，缓缓低下头去，却只看到自己胸口传来了呼呼的风声，灼痛感从胸口传来，瞬间整个人就燃烧成了灰烬。

“老三！”

“三哥！”

……

几位妖尊痛呼出声，一个个将手中的法宝祭出，顿时天空中五颜六色光芒闪烁，流星火雨狂风暴雪电闪雷鸣，无数碗口粗的雷光噼里啪啦地冲着杨戬而去……

“大哥，他身上穿的是仙界异宝元始圣甲，我们根本奈何不了他。”

被称为大哥的妖尊一咬牙：“走！”

几位妖尊化作一道道流光四散而去。

杨戬眸光一闪，整个人化作一道金光追了出去……

一直过了七百个昼夜，作乱妖邪几乎被杨戬带来的天兵诛杀殆尽，为数不多的妖邪被围困在上古森林幽灵异乡之中。

九位妖尊也只剩下九尾灵狐，她目眦尽裂，血流及面，恨极地看着那名把他们逼入到幽灵异乡中的天神杨戬，嘶哑着吼道：“杨戬，你带领天兵血洗我妖族，此仇不报难消我心头之恨。魅灵在此以魂飞魄散不入六道轮回立下血誓，必定让你们天界血债血偿，终有一日妖族会血洗整个人间为我等陪葬，哈哈……”

九尾灵狐疯狂地大笑着，全身上下的妖血在她体内沸腾，不多时，整个身体就被血雾包裹在其中。

“冥顽不灵！”杨戬银眸半敛，浮在半空中俯视那团血雾，手一伸，流光一闪，三尖两刃枪出现在他手中，枪尖直指九尾灵狐，“尔等因有违天道，造成人世间生灵涂炭，以至于引来灭顶之灾却依然不知悔改。”

“天道！哈哈，何为天道？”血雾依然在蒸腾，九尾灵狐已然癫狂，她打断杨戬的话暴怒道，“你杨戬做的就是天道，我妖族做的就是有违天道？同样都是杀，你杨戬与我们有什么区别？真是可笑啊，哈哈……天道，真是可笑至极！”

她癫狂大笑，笑声好似在整个幽灵异乡中回荡不停，却是“砰”的一声，声音戛

然而止，只见灵狐肉身化作一团血雾分散……

杨戬双眸微凝，眸中银光流动，此等妖邪不尊天道，不敬苍生，虽为妖身却堕入邪道，才为妖族招致灭顶之灾。

天有道，道有轮回，本就应了天地因果，他因此下界也并非为了屠尽妖族，以杀止杀。

俯瞰整个幽灵异乡，困在里面的妖众，盯着他的目光中，有愤怒，有悲伤，有恐惧。放眼整个世间，尸横遍野，满目疮痍，耳边是古老而苍凉的风声，大地似乎也带着呜咽的悲伤……

心念一至，悲悯情生，七百日夜屠戮妖邪凝聚一身的煞气瞬间消散，三尖两刃枪随即消失在手中，与此同时，眼前却忽然闪过一道五彩灵光，快得不可思议，瞬间就消失得一干二净，那是，天机？

原来如此，他的一悟，倒是悟到一丝天机，此为劫数，与他有造化之力，却并非因他而生，应劫之人，当是三千年后人世间能得天地造化问道苍穹的第一人。

既是如此，杨戬的眸光缓缓看向幽灵异乡的妖众，开口道：“尔等闯下弥天大祸，已不能轻言饶恕，今将尔等封印在此上古森林之中，望尔等能在此静心思过。”

话音方落，杨戬挥手招出四座精致小巧，流动着金光的无极宝塔，只见他单手掐诀，四座无极宝塔“嗖”的一声分散开来，以幽灵异乡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旋转而下，落地见长。就在金光闪动的轰鸣声中，四座无极宝塔冲天而起，无数金色的符文从塔身流转而出向着空中而去。不多时，四方符文汇集而来相交在空中，只见得金光大盛，很快没人到幽灵异乡中。

杨戬看着众妖被镇压在此上古森林中后，手一伸，身上的元始圣甲出现在手中：“妖孽戾气横生，三千年后必将再次遗祸人间，吾既生一念之仁，已不可再握屠刀，此元始圣甲当留世间问道之人，以在后世荡妖除魔，吾将以一千年修为分解此甲，诚待问道人得之。”

只见他手中的元始圣甲忽然开始燃烧出金色的火焰，蓦地，那金色的火焰幻化成五只金色的火鸟向世间各处飞去。

天际落下一道金光，杨戬在光柱中身影缓缓腾升，他俯视着整个人世间，道出四句偈言：“三千年后，问道者临，元始归一，妖尽玄门！”

经历了仙妖大战的世间终于迎来了不易的平静，初升的太阳带着温暖的光芒普照着满目疮痍的大地，灰暗的大地上有一株小草顶破了松软的泥土，迎着朝阳舒展嫩绿的腰肢，露出它毫不气馁的勃勃生机。

人类是平凡的，也是健忘的，经历了几代人之后，仙与妖似乎就成了朦朦胧胧的传说，像神话故事一样存在于人们平凡的生活中。

但也有一些人依然记着当年的仙妖大战，谨记二郎显圣真君返回仙界时留下的四句偈言。

在中土大地的泰山之巅上，东岳泰山修真大成者芥舟子邀请衡山玄溟子、华山南伯、恒山尚宗及嵩山非圣子集聚一堂，成为史上修真大家首次会面。

“我等修道之人当以济世为怀，更应摒弃门户之见，联合起来寻找真君偈言中的元始圣甲和问道者，以防妖族再次祸害人间。”芥舟子道。

“不错，修道之人当以天下为重，我们五岳道派更应联合在一起。”南伯道。

“其实尚某早有与诸位道友相交联合之意，倒是让芥舟子道友拔了个头筹。”尚宗一派仙风道骨，捋着胡子笑道。

他这一番话，众人皆会意一笑，交流起各家心得。

这五位修真大成者在泰山之巅上集各家所长，用七七四十九日的时间创立出一套世间最强的伏妖之术——古灵伏魔诀，并决定成立五岳仙盟，向世间广收门人，一面传授伏妖之术，一面寻找偈言中的问道者及分散在世间各处的元始圣甲……

第一章 卖水小孩

流水东逝，落叶纷飞，无数岁月从人世间匆匆行过，这一片中土大陆上，不断上演着人间的繁荣兴衰。不知不觉，三千年就这样悄然而去，人世间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硝烟弥漫后，终于在种田好把式、帅气小哥刘秀骑着耕牛的冲锋陷阵中迎来了东汉的繁荣昌盛。

“妖孽，拿命来！”

东汉都城洛阳西城郊有个蒲柳村，就在蒲柳村的小河边，一帮孩子正在玩游戏，大的有七八岁，小的大概四五岁的样子。其中一个穿着白汗衫、红花短裤、又高又壮的小胖子正恶狠狠地挥舞着柳枝追打其他孩子。

就听他们边嘻嘻哈哈跑着边叫着：“追不上，追不上！”

领头的是一名穿着青色粗布衫长得却极为漂亮的男孩，他哈哈大笑：“小的们，咱们上树！”

“哮天犬！追！”小胖子满头大汗跑不动气喘吁吁地大喊着。

“汪汪汪！”一只巴掌大的黄色小土狗奶声奶气地叫着，撅着屁股往前跑，因为腿太短的缘故，看起来十分滑稽。

但是很快，一帮孩子都爬到河边的柳树上，小土狗在下面“汪汪”叫着，小胖子喘着气挥着手：“不玩了，不玩了，小陵子你欺负我！”

被称为小陵子的正是那青衣男孩，只见他从柳树上一跃而下，冲着小胖子嘻嘻一笑，忽闪着狡黠的双眼道：“大牛，我怎么欺负你了，这回可都让你当天神了。”

大牛撇着嘴一脸不开心：“不管当天神还是当妖怪都没小兵，你当天神他们都跟着当天兵天将，你当妖怪，他们都当小妖怪。”

柳树上的小孩子们闻言指着大牛嘻嘻哈哈笑成一团，大牛恼羞成怒：“笑什么，笑什么？不和你们玩了。”

说着，将柳条扔在地上转身就走。

小陵子见状对其他人挥挥手，领着那只小土狗跑了几步追上大牛，好奇道：“大

牛你生气了？”

“才没有！”大牛噘着嘴大声道，“你每次当天神都让我当妖怪，每次当妖怪就让我当天神。”

小陵子闻言偷偷一笑，这还叫没生气呢，不过他却是一本正经道：“那是因为天神和妖怪是好兄弟啊。”

“你骗人！”大牛大声道，“天神和妖怪怎么会是好兄弟？”

“小陵子什么时候骗过大牛，大牛你说，咱俩是不是好兄弟？”

“当然是了。”

“那天神和妖怪不就是好兄弟嘛。”

“唔，好像是的。”

“对吧，好了，好了，到你家了，这颗糖给你，明天还一起玩啊。”

“好！”

就见大牛喜滋滋接过糖，迫不及待地塞嘴巴里，冲着小陵子一笑，对小土狗道：“哮天犬，冲啊！”自个儿扭着肥嘟嘟的屁股往自家篱笆墙那儿跑，还回头对小陵子含糊不清地喊：“小陵子，明天一早我去叫你啊！”

小陵子看着大牛跑回家，想着明天得在大牛额头上画只眼睛，这样更像二郎神，嘿嘿。

“爹，我回来了！”

他家与大牛家隔着个池塘，篱笆小院三间茅草房。这会儿将近黄昏，院子被阳光洒了个金黄，两只母鸡踱步在那儿啄食。

只不过刚进了院儿就觉得有点不对，堂屋的门紧闭着，也没个做饭的香味，怎么他爹不在吗？

“爹？”

“吱呀”一声推开了屋门，扫了一眼，他爹确实不在屋里，而此时此刻应该放几碟饭菜的四脚桌上却放着一张纸，他疑惑地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吾儿张陵，爹走了……

张陵顾不得看下面写了什么，心里头顿时凉了一大片，整个人拔腿就往外跑。出门看见对面的阿婆在收被子，他慌慌张张地问道：“桂婆婆，你有没有见到我爹？”

“你爹啊，看见了看见了，刚才还在和我说话呢，我看他往那边去了。”桂婆婆指着村西头。

“谢谢桂婆婆！”

张陵一路向西狂奔而去，爹到底在搞什么啊，难道他爹忘了今天是他的八岁生日吗？他还以为回到家他爹会给他烧条三斤多重的黄河鲤鱼，炒几盘小菜，下碗长寿面什么的……

他又气又急，却在蒲柳村西头看见个身穿青色长袍，背着个灰色包袱的男人的背影，不是他爹是谁？他边跑边扯着嗓门喊：“爹！爹！”

那个身影一顿，好像有点无奈的模样，摸着脑袋转过了身，看见张陵飞奔过来的身影，哈哈笑了两声：“小陵子，今天怎么回家这么早啊。”

张陵跑得满头大汗，喘着气站在男人面前，心里头又委屈又生气，仰头看向男人，男人梳着个懒散的发髻，额前还飘着两缕发丝，虽然是浓眉大眼，胡楂子却冒了一圈，一副邋里邋遢却又好似放荡不羁的模样。

“爹你喝酒了？”他仰着头问道。

男人连忙抬起胳膊闻闻自己，疑惑道：“没有啊。”

“那你怎么把小陵子的生日给忘了。”张陵不满道，心里却有点颤抖，一阵阵的发凉，纸上的字，和老爹背着的包袱，爹真的要走吗？爹出两三天的门从来都是提前跟他商量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而他有很不好的预感，就好像再也见不到他爹了一样。

男人一愣，神情变得有些缥缈，却很快恢复了常态，摸着他的头感慨道：“已经八年了吗？”

他抓住男人的手转过身就走：“走，爹，回去给小陵子烧黄河大鲤鱼去。”

拽了一下，却没拽动，就听到爹无奈的声音从头顶上传来：“小陵子，你看见爹留给你的信了吧。”

他小小的身体一僵，转过身来却是灿烂一笑：“爹。”

“小陵子总是那么聪明，爹做什么都瞒不过你。”男人宠爱地揉了揉张陵的头，笑了笑，道，“本来还想不告而别，既然小陵子追过来了，那就正式告个别吧。”男人吸了一口气，笑着对他道，“爹要走了，小陵子。”

他张大了灵透的双眼看着眼前的男人，鼻子蓦地就酸了：“去哪儿？不能带上小陵子吗？”

“不能。”男人摇着头，一口拒绝。看着张陵红了眼难过的样子，男人双手放在张陵瘦小的肩膀上，难得认真地说道：“小陵子，爹不想骗你，这件事情爹不能带着你去。如果可以，爹也想陪在小陵子身边，可谁叫这人世间总有些不能两全的事情呢。爹这一去，也许一年之后就能回来，也许……”他顿了一下，拍拍张陵的肩膀，“也许暂时回不来，如果爹一年之后没有回来，小陵子就当爹死了吧。”

“爹！”张陵高声叫道，爹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他双眼通红，小拳头握紧，声

音已经带着哭腔，“你要是没回来，小陵子就去找你！”

“不准！”男人立刻冷酷地拒绝。

“那就带小陵子一起去！”张陵仰着头，倔强地绷着一张小脸。

男人叹了口气，半蹲了身子，与张陵平视，认真地说道：“小陵子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张陵只感觉胸口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闷发慌发疼，眼泪好像要流下来了。他低下头，握紧了双拳，倔强地赌气道：“当爹的就可以这么胡作非为吗？”

男人一阵沉默，良久后叹口气，将他揽在怀里，他没看见男人的表情，但从男人的声音中听出来有一丝的难过在其中，就听他爹重复他的话道：“是，当爹的就可以胡作非为。”

他的身体一僵，小小的身子不停地发抖，却是终于忍不住在男人的怀里大哭出声，他呜咽着：“小陵子一点都不聪明，小陵子不让爹走……”

男人摸着张陵的头发，眸中却流露出浓重的哀伤：小陵子，爹，也不想离开你啊，如果可以的话，爹真的很想陪在小陵子的身边，真的。

张陵在男人的怀里从大哭到呜咽，双手拽紧了男人的衣角，他不放他爹走，他不放。

男人无奈，无言地摸着张陵的脑袋。

男人一直在等，等他哭够了，哭累了，红着眼睛抽抽鼻子从男人怀中抬起头了，才开口道：“小陵子，今后爹不在你身边，你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爹希望你能开开心心地长大，随心而生，率性而活。”

他垂着头，两只手依然紧紧拽着男人的衣角，不肯松手。

男人见他这个样子，双手抓住他的小肩膀，极为认真道：“小陵子，抬头看着爹。”

他抽噎着，用通红的双眼看向了自已老爹，男人的眼神因为认真而炯炯有神：“小陵子，爹走之前，你要答应爹两件事情。”

他隔着水蒙蒙的泪眼看着老爹，爹的神情太严肃太认真了，使得他不自觉地点了下头。

“如果一年之后，爹没有回来，你就进太学读书，二十岁之前不准离开这儿。”男人的口气极为严厉。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爹，他为什么要答应这些，他还没答应让爹走呢，他的小手将男人的衣角拽得更紧。

“还有，”男人眸光微凝，声音也跟着沉了下来，“如果有一天，魔劫成道大阵出现的话，你要去闯阵。”男人看着他，说完这些话后神色缓了下来，极为不舍地

摸着他的脑袋，轻声道，“还记得爹教过你的仙道术吗？爹枕头下面有个小册子，按照那上面写的修行，终有一天会用得着的。”男人看着张陵，目光中闪过一丝心疼之色，他道，“除此之外，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

男人的话，一字一句他都听得一清二楚，但他没点头，他觉得自己没开口答应，男人就得等着他。

可是，男人在他头顶上道：“小陵子，好好照顾自己。”

话音刚落，男人的手在他身上快速地一点。

“爹！”他惊愕地看着男人，浑身却动弹不得了，只能看着男人将衣角从他的手指中一点一点拽了出来，他眼泪急了出来，从他小脸蛋上不断滑落：“爹，爹，你做什么，你要丢下小陵子吗？”

可他爹没有再说什么，反而猛然转过了身，异常无情、异常潇洒地道：“小陵子，给爹说声保重吧！”

“我不说，我不说，爹，你别走，爹！”他扯着嗓子喊着。

可那个男人没回头，他只能张大泪眼看着男人迎着夕阳大步向前走，被夕阳拉长的影子一直到他脚边。

“爹，你不要小陵子了吗？”他大哭出声。

男人的脚步顿了一下，他心中才生出一丝希望，就听到男人简单地道：“小陵子，保重。”

说完，男人大步向前走去，任他在后面哭喊，却始终没有再回头。

而他，泪眼蒙眬，看着男人的身影和夕阳一起渐渐地消失在了地平线。

骤然失去了太阳的大地，温度开始急剧下降，夜风微寒，他依然呆呆地望着男人离去的方向，陡然打了个寒噤时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已经能动了。

可能动了又如何，他爹已经找不回来了。

张陵第一次体会到离别的滋味，很难过，很委屈。他是被他爹抛弃的，他不知道，不明白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爹离开他。他难过得在家中昏天暗地地睡了好几天，可实际上，他怎么睡也睡不着，而大牛却带着哮天犬天天来叫他。

“小陵子，小陵子！”

“汪汪汪，汪汪汪！”

他没有回，或许是不想回，大牛叫两声就自己去玩了，而他待在屋子里，突然想到爹曾经说过的话：小陵子，爹希望你随心而生，率性而活，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这话不停地回荡在脑海里，他一个翻身就坐了起来，突然一个人灿烂一笑，双

眼弯得好似月牙一般：“小陵子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他会，他会在这里等他爹回来，他会完成他爹说过的话，虽然，他讨厌那个把他丢掉的狠心老爹，甚至翻来覆去地想过等老爹回来，他也会酷酷的，不原谅老爹。

说干就干，他卷起袖子，光着小膀子，起来去井里打水，又是劈柴又是生火地淘米做饭，做好了饭，他捧着碗感叹一声：“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填饱肚子。”

吃饱了饭，他觉得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好好地睡一觉，而张陵，真的躺在床上香喷喷地睡着了。

就这样，他每天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而他也一定会完成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或许是简单的目的，简单的过程，就像想睡觉就马上睡觉一样，也或许是简单的目的，复杂的过程，就像想吃饭，就要打水劈柴烧火淘米……

只不过，他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却不能去找自己老爹。而他等了三百六十五天，一年后，那个叫张大顺的老爹却并没有回来。

他等了一天，在蒲柳村西口，从午夜等到第二天的午夜，他捏紧了拳头，狠狠闭了闭眼，逼回了要流下来的眼泪，狠心地对自己说：不原谅张大顺，决不。

可紧接着，他就决定直接去做下一件他想做的事情——进太学读书。

作为东汉的都城，洛阳城自是人口众多繁华无比。可近日来，一下子从全国各地来了不少人，客栈、酒馆、民房、柴房乃至马厩牛棚什么的，全部都给住满了，真正体现了四个字：人满为患。

这事儿啊，反正每年都有，洛阳城的百姓早见怪不怪了，因为马上就是农历六月初一了，咱们东汉最高学府太学招生的大日子。这些来参加太学考试的儒生，不是经过各州府选拔，就是被德高望重的人推荐，很是了不起。

而今天，洛阳城开阳门外太学门前原本空旷的广场上，不到辰时就已经挤满了上千号学子。年龄嘛，上至四五十，下至十四五，一个个表面上寒暄着，眼神却是比谁都警惕。

就是今几个天气好得有点狠，刚过巳时，太阳已经晒得人发昏。穿戴整齐的学子们挤在一起是满脸通红汗流浹背，偏偏太学的朱红大门前是一片空地，半分阴凉气儿都没有，可偏偏大家又要表现自己求学若渴的精神，绝对不能在太学面前贪图那一丝的凉爽。

就在不远处开阳门外的一株茂密的梧桐树下，有位身穿青衣短衫，藏蓝短裤的八九岁的小孩，他叼着根狗尾巴草，席地而坐，正翻着一本无名黄皮小手册，看得是如痴如醉，偶尔还会跟着念出两声来，什么道之无根，以心为根；道之无用，以万物

为用。

阴凉的树下，微风轻拂，小孩看起来十分惬意，惹得一众学子频频回头。

这原本没啥，也不应该引起拥挤在一起决心晒太阳、态度恭谨的莘莘学子的注意，其实真正引起这些学子们注意的是小孩面前放着的两桶水。

本来以为有州府选拔证书以及德高望重人物的亲笔书信，来了太学就会得到敲锣打鼓夹道相迎的待遇，没想到，同样的人竟然还有几千号……

顿时，在场所有儒生们都感觉到杀机四伏危机重重，而因为是有关生死的大事，他们穿着十分繁缛正式，佩戴也极为考究，身上自是不会带不相称的东西。

例如，水壶、水袋、水囊什么的……

天实在太热了，太学的大门却依然没开，眼看着有学子都要晒晕过去了，终于有人忍不住走到小孩面前道：“小孩，这水你的啊，来碗水喝。”

那小孩呢，压根儿不抬眼看他，直接从身后拿出个木板来，那人一看，哎哟，坐地起价啊，一碗十文，这井水要卖上白酒的价了。

那人想拂袖而去，偏偏又渴得厉害，便试图讲价道：“五文行不行？”

小孩依然如痴如醉地看着手中的黄皮小册子，倒是伸手将那木板反了过来，就见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四个大字：概不还价！

“你这个小屁孩！”那人气笑了。

却是没等他说什么，后边直接有人递过来十文钱：“兄台，你喝不喝啊，不喝让一让啊！”

他惊愕地回过头，不知道何时，他后面竟然排了十几号人！

喝！为什么不喝！不就十文钱吗？难道来了洛阳连碗水都喝不起了？

很快，小孩旁边的麻袋里铜钱越堆越多，面前的两桶水就被排着队的儒生给买完了。就这，眼看要卖完了，后面还有人急红了眼的。

小孩呢，却是抬眼看了看两个水桶，面色都不带变的，回头叫道：“大牛！”

“来了来了！”

众人就见一个穿着白汗衫红短裤的胖小孩气喘吁吁地从树后面提着两桶水搁在这儿，然后拎着另外两个空桶转身就走。

无本的生意，赚得就是痛快。

不大一会儿，小孩就卖出去八桶水了，小胖子来来回回速度还不慢。学子们恍然，离这儿不远肯定有个水井，可这会儿，谁也不敢轻易离开太学门口啊。

好吧，还是乖乖排队喝这一碗十文的水吧。

本来以为等太学开了门，就结束这份煎熬了，哪里知道，太学在巳时末终于开了